

· 獨 幕 話 劇 ·

“二五八”開出去了

張 文 鼎 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

·獨幕話劇·

“二五八”開出去了

張文鼎 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瀋陽



人 物：馬師傅——五十一歲，機車鉗工。

馬大嬸——四十八歲，馬妻。

玉 潔——二十歲，馬女，計工員。

王英華——二十三歲，機車鉗工。

胡振武——二十一歲，機車鉗工。

時 間：六、七月裏的一個星期日。

地 點：某城市的鐵路工人住宅。

佈 景：一個一般工人的住宅。屋裏東西不多，但收拾得很整齊。屋裏的一切擺設和一般工人的家庭一樣，只是牆上掛着一面獎旗，這是馬師傅在競賽中得的。

幕 啓：馬師傅高興地在看着手裏的小本，嘴裏還不住地叨唸着。馬大嬸正在做一件花衣服。

馬大嬸：（瞧馬師傅一眼）也不知是啥事，把你樂的這個樣。

馬師傅：（指着小本子）這頂上記的是我們這個月幹多少活，省多少料，幹每件活的速度。（興奮地）妥啦，老婆子，這個月的第一又穩拿啦。

馬大嬸：（高興地）怎麼又得第一啦？

馬師傅：差不離兒。上個月第一，這個月再第一，下月……

馬大嬸：下月再第一。我看你呀，大白天淨說夢話。

馬師傅：你上工廠打聽打聽去，誰不贊成我馬師傅。不是吹呀，像我這樣的還真找不出幾個呢。

馬大嫖：（笑笑）自己還說不是吹，我看你倒小心別把房子給吹漏啦。

馬師傅：（認真地）放心吧，老婆子。這個月不但材料比上個月省的多，而且速度也比上個月快啦。我們那班就連小胡都創造了新紀錄。

馬大嫖：（驚奇地）怎麼！小胡也創造新紀錄啦？

馬師傅：你成天在家蹲着，知道什麼。告訴你吧，廠子裏還準備獎勵他哪。那小子可真出息啦，換了個“漲圈”就用不大一會兒工夫，比平時快了兩倍。

馬大嫖：他怎麼“捂乍”的？

馬師傅：現在還沒總結，還不知道他找了個什麼竅門。不管怎麼樣，提高了工作效率，就是好樣的。

馬大嫖：我看哪，你這個當師傅的，得跟徒弟學學啦。

馬師傅：叫我跟徒弟學？（笑笑）我老馬頭幹一輩子活，還真沒丟過這個人呢。別看他創造了新紀錄，我可沒往心裏去。我要是加把勁，就够他們小伙子攆倆月的。（又一轉念）哎，老婆子，第一算保準啦，我說你去打點酒，給我慶慶功吧！

馬大嫖：啊，拐彎抹角嚼咕了半天，你還是犯酒癮啦。

馬師傅：得了第一，你也跟着光榮，慶慶功也是應該的。

馬大嫖：好吧，我就先給你慶慶功，你要是得不來第一，我看你那老臉可往哪放。

馬師傅：別囉嗦啦。不用說別的，就說小胡創造的新紀錄，也够第一啦。

馬大嫖：（收拾東西）是啊，小胡真是出息啦，玉潔知道他創造了新紀錄不？

馬師傅：光榮事一傳就出去，那還有不知道的。

馬大嬸：小胡這孩子，老往咱們玉潔身上使勁，看樣子，玉潔還有點相不中。

馬師傅：以前玉潔是嫌他工作不好，沒出息。這回小胡創造了新紀錄，可就備不住……這也難說，玉潔和小王倒是不錯，小胡就爲這事還對小王有意見。我看的清清楚楚的，這回小胡那個新紀錄，就是這股勁頭創造出來的。

馬大嬸：小胡這一進步，我看兩個孩子都不錯。

馬師傅：你看不錯好使嗎！那也不是你的事。

馬大嬸：誰說不是我的事！就算不興包辦代替，可當娘的幫助“參謀”“參謀”也不是壞事啊。

馬師傅：行啦，快打酒去吧！

馬大嬸：玉潔回來你讓她把肉切啦。

（胡振武急上。）

胡振武：馬師傅！

馬師傅：啥事跑的滿頭大汗？

胡振武：這個月的成績公布啦！

馬師傅：公布啦？（對馬大嬸）快打酒去！

馬大嬸：好。（下去取酒瓶。）

馬師傅：小胡，你先坐着，待會兒咱倆喝它兩盅，這回得第一有你一份呀！

胡振武：哪是第一！數咱們小組糟，第一讓人家“逗”去啦！

馬師傅：什麼，咱們不是第一？

（馬大嬸拿着酒瓶上，聽胡振武一說，一驚。）

馬大嬸：得啦，酒也不用喝啦。

馬師傅：小胡，你快說，第一讓誰得去啦？

胡振武：讓小王他們那組。

馬大嬸：怎麼樣？我說你得向徒弟學習麼！

馬師傅：（對馬大嬸）你別跟着嘮嘮咕咕的。還不快打酒去！

馬大嬸：沒得第一還喝酒？

馬師傅：沒得第一更得喝，要不我這一肚子悶氣，可怎麼消哇！

馬大嬸：拐着彎、抹着角，還是犯酒癮啦。（拿酒瓶下。）

馬師傅：小胡，這麼說你那個新紀錄也白創啦？

胡振武：可不，他們還硬說我那個新紀錄有問題呢！

馬師傅：（生氣地）有問題，有什麼問題？這是看人家有點成績眼熱……

胡振武：（急接）他們還不光說這一個事哪，他們還說咱們思想落後，淨跑單機，脫離羣衆。（撓撓頭皮，顯得難以出口）師傅，你別生氣，他們還說咱們鑽空子……

馬師傅：鑽空子！這是誰說的？

胡振武：不少人說，小王說的更厲害。

馬師傅：他也跟着說？

胡振武：可不。師傅哇，你別覺着他的手藝是你教的，現在人家翅膀硬啦，眼光高啦，淨往上瞧，人家早就把你忘到脖子後頭去啦。

馬師傅：小胡，你這話可都是真的呀？

胡振武：那……那我還敢撒謊嗎，胡弄師傅有罪，這不是你告訴我的麼。師傅，我可從來沒胡弄過你。

馬師傅：（自語地）好小子，你瞧不起師傅啦，你是存心要跟我演

試演試啦。王英華，你還差得遠！

胡振武：師傅，別上火，人家那是認真負責。我看哪，就因為咱們沒參加他們那個“聯合勞動”，才沒幹過人家。

馬師傅：什麼，你也來氣我？

胡振武：不不，這是小王說的。

馬師傅：哼，我才不跟他們狗扯羊皮哪！

胡振武：是呀，師傅你手把硬、經驗多，跟那些甩大鞋的在一起幹活，那也實在不能湊合到一塊去。

馬師傅：你也瞧透了吧？

胡振武：我早就摸透師傅的脾氣啦，幹啥活都講乾脆，我跟師傅幹活就沒拖泥帶水過，哪件工作不是幹的呱呱叫。誰曾想這次還讓小王給扣了個大帽子！

馬師傅：（冷笑）我不怕。

胡振武：我知道師傅不怕。可是人家小王又說啦，把“聯合勞動”搞好，有活大家幫助做，別說一個馬師傅，就是十個馬師傅也不值個……

馬師傅：好啊，我老馬頭豁出這把老骨頭和他們照量照量！

胡振武：對，咱們是真金不怕火鍊，往後還是各幹各的，瞧瞧到底誰是珍珠，誰是驢糞蛋。（笑呵呵地）師傅，你看我和小王究竟是誰好？

馬師傅：（一時給問糊塗了）什麼？你和小王誰好？

（玉潔上。）

胡振武：玉潔回來啦。你上哪兒去啦？我打了三次電話，都說你出去啦。

① 玉潔：我在工會填競賽成績表來。（向馬師傅）爸爸，你們這

聯合勞動——詞，不規則需要改動——

個月成績太不好啦，在後邊打狼啦！

馬師傅：不好就不好唄，怎麼還在後邊打狼呢！

胡振武：（假裝親切地）玉潔，師傅剛生過氣，別惹他啦。玉潔，師傅說啦，小王他們這次得第一，是碰大運碰的，師傅還不服氣呢。

① 玉潔：還不服氣？哼，小王可真行，爸爸，你看這是他畫的改善工具的草圖。（放在桌上）人家看到卸汽缸蓋，又沉又大，還容易砸壞腳。研究了好幾個禮拜，到底研究出個卸汽缸的小車。不但安全，還能節省時間。今兒個他在廠子幹了一天。爸爸，你給看看哪兒還有毛病。

馬師傅：（不高興地）我可沒那兩下子。咱們廠子，論技術有技術員、工程師；講經驗我才在鐵路幹二十來年，比我年頭多的還有的是，找別人去吧。再說他那兩下子啊——

玉潔：這研究成功了對生產有很大好處，爸爸，你不能袖手旁觀，你也不應該小瞧人！

胡振武：是啊，咱們可不能隔着門縫看人，別看小王要技術沒技術，要經驗沒經驗，萬一趕到“寸勁”上，備不住就能整點玩藝兒出來。哎，玉潔，我創造的紀錄你知道不？

玉潔：知道啦。爸爸，你給看看吧！

馬師傅：沒啥可看的。我沒吃過豬肉，還沒看見過豬跑。年輕輕的不好好幹活，淨想些歪道。

玉潔：鞍鋼的王崇倫，也是年輕輕的，可人家改善了工具，一年完成了四年任務。

馬師傅：你別洗臉盆扎“臊”子，不知道深淺。人比人得死，貨比貨得扔。人家王崇倫是擺弄機器的，咱們是修理火車

的。咱們這行就是磨磨、研研、擰擰、緊緊，幹的洒脫麻俐，不跑氣不漏水，就是好手藝。

玉 潔：爸爸，你的思想太保守啦，人家小王……

馬師傅：用不着你來教訓我，張口小王，閉口小王的，小王好，你爸爸不好。

胡振武：哼，小王那點能耐誰還不知道咋的，我就不信他還能比馬師傅高。

玉 潔：我也沒說他比爸爸高，可是人家那個肯鑽的勁，我爸爸就算趕不上人家吧！

胡振武：肯鑽那頂啥呀。在這競賽當中，誰還不肯鑽哪。我雖說創造了新紀錄，可我比起師傅來，那還差得遠呢，再學十年也不見得比師傅強啊。

馬師傅：有點玩藝兒的人都明白這個，就那些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，一瓶子不滿，半瓶子逛盪的人，才總認為自己比誰都強。（狠狠地看玉潔一眼）以後你少聽小王的話。（賭氣進裏屋。）

胡振武：你看，把師傅惹生氣啦！

玉 潔：誰惹他啦？

胡振武：老人家不愛聽的話，咱們就少說兩句，順着他性子慢慢來。你沒學過總路綫嗎，要逐步進行社會主義改造。

玉 潔：小胡，你說些什麼呀，怎麼老是沒有正經的！你這流里流氣的作風，倒越來越嚴重啦。

胡振武：（有些受不了，但又不好發作）玉潔，你怎麼能隨便給我下結論呢？

玉 潔：看你方才說的話……

胡振武：我那是說句笑話。玉潔，我最近可有了很大的進步。

玉潔：你真進步了嗎？那麼我問問你，你幹活怎麼老不踏實呢？

胡振武：你這是根據什麼說的？啊，我明白啦，這準又是王英華跟你說的。玉潔，你不能總聽他的，你說我哪塊不老實啦？我對你真是誠心誠意的……

玉潔：別扯的挺遠吧。小胡，你說說，你那個新紀錄是怎麼創造的？

胡振武：這還用問麼，我用腦子創造的唄。

玉潔：那你的方法爲啥不公開呢？

胡振武：我……我不早就說了麼，小小的創造沒啥了不起的，不值得一提，我可不是那種有點成績就大吹大擂的人。

玉潔：你倒是很虛心。

胡振武：虛不虛心我還不敢說，反正我是從來就不願意爲了在別人面前討好，就處處表現自己。哎，玉潔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我很想和你好好處一處，可你老是帶搭不理的。我知道我以前的工作態度不好，所以我才下決心鑽研業務、努力工作、積極學習、踏踏實實、誠誠懇懇、大胆創造、不怕困難……想不到我真創造了新紀錄。玉潔，你應該替我高興，你應該改變對我的看法。至於那個方法，我早晚一定要公開的。

玉潔：爲什麼現在不公開呢？

胡振武：我方才不還說了嗎，這沒啥了不起的，等以後把它研究的更好一些的時候，我再公開。

玉潔：我看你呀，是思想有問題，想……

胡振武：（急接）你是說我想一鳴驚人？這個思想我倒是有，不過我今後一定能改。玉潔，希望你今後多幫助我。

玉潔：這不用你希望，我有義務幫助你，實際上，早就不是一般的幫助啦。

胡振武：（得到了很大的安慰）啊，玉潔，你早就不是一般的幫助我啦？那可叫我怎樣感謝你哪！哎，我這個傻瓜，一點也沒看出來，（陶醉地）早就不是一般的幫助啦，……這……這……

玉潔：你在叨咕些什麼呀？

胡振武：沒什麼，沒什麼。玉潔，我太幸福啦！不過，我知道我的缺點還很多，你既然早就不是一般的幫助我啦，那我就好好和你談談。玉潔，你今天晚上犧牲點時間，和我到電影院去。我願意把我的思想好好嘮嘮，你給批評批評。

玉潔：晚上大概還要開會。再說，嘮思想爲啥偏到電影院去呢？

胡振武：順便看看電影那不更好嗎，我請客。

玉潔：怎麼好叫你請客哪！

胡振武：看，你把話說的多遠！我知道你現在還不相信我。這要是小王請你客，你就什麼話也沒有啦！

玉潔：小胡，你怎麼又胡說八道啦！誰請我客我也不高興，我沒有這個習慣。

胡振武：真的嗎？玉潔，我說錯啦。那我們還是看電影去吧。

玉潔：只要你能真心的談談思想，我就去。

胡振武：那還用說嗎？我對你還有什麼不可談的呢。

玉潔：好吧，就這樣決定啦。

胡振武：那太好啦。六點半我在工人電影院等你，不見不散。

玉 潔：好。你坐吧，我還得跟我爸爸談談。（進裏屋。）

胡振武：（瞧着玉潔的背影，非常高興地）真沒想到，玉潔到我手啦。

半年多的希望，今天才實現。人家對我早就不是一般的幫助啦，可我還不知道。原來玉潔是屬暖水瓶的——熱在裏頭啊！我……我怎麼一點也沒覺出來呢？嘿，我這個大傻瓜，從我創造新紀錄以後，玉潔的確是和以前不同啦！見了面直瞅我，有工夫就找我談話。雖說淨談些工作上的事和創造新紀錄的事，可一個女同志怎麼好意思直說呢。對，我這個紀錄算創對啦！（得意忘形地）小王，你好好嫉妒嫉妒我吧！（看看錶）六點半快到啦，得換套衣服去，穿哪套呢？穿……

（馬大嫗拿着酒瓶上。）

馬大嫗：（奇怪地）小胡，你一個人在那兒叨咕什麼呀？

胡振武：（支吾地）咱們又排戲啦，我在這背台詞呢。

馬大嫗：好哇，又會創造，又會演戲。小胡，看見玉潔沒有？

找了半天也沒找到。

胡振武：在裏屋呢。（獻殷勤地）大嫗，有事嗎？我給喊。（向裏屋）玉潔，玉潔！大嫗找你。

（玉潔從裏屋出來。）

玉 潔：什麼事啊？

馬大嫗：你們團支書找你開會呢。電影院、俱樂部都找到啦，你可倒好，跑家來啦。你爸爸呢？

玉 潔：在裏屋生悶氣呢。

馬大嫗：幫助團支書找你，把你爸爸的酒給耽誤啦，是不是爲

這事生氣啦？

玉 潔：（找筆記本）不是，是因為競賽的事兒。

馬大嬸：沒幹過人家，還是怨自己，生悶氣有什麼用。

玉 潔：我找團支書去啦。（欲下。）

胡振武：（提醒地）玉潔，六點半……

玉 潔：記住啦。

馬大嬸：什麼六點半哪？

胡振武：開會去。

馬大嬸：成天淨開會。（進屋拿菜燙酒。）

胡振武：（陶醉地）嘿，這個會可不比平常的會。換衣服去。大嬸，我走啦。（急下。）

（馬大嬸端菜上。）

馬大嬸：小胡啊，跟你師傅喝兩盅，別走，這孩子，火燎腚似的沒影啦。（向裏屋）別睡啦，喝酒吧。

馬師傅：（在幕後）睡點覺，你喊什麼？

馬大嬸：喝酒吧。

馬師傅：（在幕後）我不喝啦。

馬大嬸：不喝叫人家去打！（進裏屋取酒。）

（王英華上。）

王英華：馬師傅，馬師傅！

（馬大嬸拿酒壺上。）

馬大嬸：小王你來的正好，和你師傅喝兩盅吧。

王英華：馬師傅呢？

馬師傅：（在幕後）什麼事？

王英華：馬師傅，“三六四”機車入庫啦，找不到人修車，還急

等着出庫呢！

（馬師傅一邊走一邊提鞋上。）

馬師傅：什麼？“三六四”還沒人修？別耽誤出車，走，我去。

（穿衣服）哪塊壞啦？

王英華：十字頭裂啦，幸虧張大車發現的早，叫“七六”機車給拉回來啦。咳，真糟，“聯合勞動班”的人一個也沒有啦。

馬師傅：什麼“聯合勞動班”？就是你們搞的那個“聯合勞動”嗎？

王英華：是啊。

馬師傅：（把衣服脫了）不去啦，我老馬頭倒要看看你們這個“聯合勞動班”有多大能耐。再說，你們這個月不是第一麼，怎麼還求人呢？去吧，去找你們“聯合勞動班”那把子人去吧！

王英華：馬師傅，你……

馬師傅：我不去，我落後，我不是“聯合勞動班”的。

王英華：師傅，這是大夥的任務！

馬師傅：你少來這套，“三六四”機車是李明那組修的，剛出廠就返工，跟我有什麼關係。

王英華：李師傅他沒在家。

馬大嬸：廠子裏有事，小王來找你，你就去唄。

馬師傅：（不語）……

王英華：師傅，任務這麼緊，機車晚出庫一分鐘、一秒鐘，對國家都有損失。

馬大嬸：是呀，咱們不能站在高山看水流，袖手旁觀。再說，魚水相幫，也是好事呀，誰一輩子“灶坑打井，房頂開門”，

管保萬事不求人！

馬師傅：你懂得什麼？我不去，別讓人家說我攤上好幹的活，腦袋削個尖往裏鑽。（對王英華）別耽誤事，趁早搞你們那個“聯合勞動”去吧。

馬大嬸：英華，別跟他惹氣啦，我方才在街上看見李明拿着一啣魯肉，大概回家啦，你快找他去吧！

王英華：（歇一會兒，然後緩和地）馬師傅，一會去吧。（下。）

馬師傅：哼，這小子——

馬大嬸：像你這樣人哪，還打燈籠找呢，給你擱第一？哼，我真有點木頭眼鏡——沒看透！

馬師傅：（不耐煩地）你窮叨咕什麼？啥事都有你。這個月他們就是用這個“聯合勞動”把我搞垮的。我這回再看看他們這聯合能合個啥樣。一幫小年輕的，不說好好幹活，淨扯這份外快！什麼聯合呀，責任制呀的。還想把我也拉到裏邊去，就憑我這把手跟你們扯？你們心想吧，這回再看看誰行誰不行。一個小組心還不齊呢，扯他媽什麼聯合！怎麼到緊關節要的時候找不着人啦？我說不行麼，還硬說我落後，哼！

馬大嬸：嘟囔了半天，我也沒聽懂，什麼叫“聯合勞動”啊？

馬師傅：就是各組在一塊，你有活我幫你，我有活你幫我，這就叫聯合。

馬大嬸：那也挺好啊。

馬師傅：可趕是的，攔心想倒不錯，可人心能那麼齊嗎？再說，憑我這兩手跟他們在一塊扯？（想起胡振武的話）因為我不去，小王還給我扣帽子。

馬大嬸：（安慰地）快喝酒吧，跟孩子們生什麼氣。

馬師傅：（喝口酒）小毛孩子，黃嘴丫子還沒退，遇事就大包大攬地瞎搞，早晚還不得沾包。

馬大嬸：咳！他爹活着的時候，你們老哥倆真是患難兄弟，一塊受過日本鬼子和國民黨的折磨，一塊挨過餓。現在就剩下英華一個，你知道他有不對的地方，就應該慢慢勸他。

你看你方才那個勁，叫孩子多下不來台。再說……

馬師傅：哼，這孩子翅膀硬啦，我算白疼他一回。

馬大嬸：到底是怎回事啊？還值得你這樣傷心？

馬師傅：我這個月的成績，不是叫他給搞掉的嗎？

馬大嬸：你沒比過人家，那……

馬師傅：比沒比過我倒不在乎，有能力下月再使。可他憑什麼在支部搞我？說我老落後，說我淨藏奸，還說我有什麼個人英雄主義，你瞧，這還像話嗎？

馬大嬸：他真這麼說了嗎？

馬師傅：那我還撒謊，小胡告訴我的。咳，人心隔肚皮呀，告訴玉潔，往後少跟他在一起“打戀戀”。

（玉潔慌慌張張地上。）

玉潔：爸爸，爸爸！你怎麼不去修車，還喝酒呢？

馬師傅：（對馬大嬸）你瞧，這不是跟小王一個鼻孔出氣啦。

馬大嬸：你爸爸早就知道啦。

玉潔：知道還在家喝酒！

馬師傅：我不願意跟他們狗扯羊皮。再說，我還真要瞧瞧他們這個“聯合勞動班”，到底有多大本領。（幸災樂禍地笑起來）哈……哈……玉潔，你說說，為什麼“三六四”等着要

出庫，却找不到人修理呢？

玉潔：（莫名其妙地）爸爸，什麼“三六四”啊？“三六四”都快出庫啦，現在要修“二五八”，“二五八”是你們組修的呀！

馬師傅：（吃驚地）什麼“二五八”？你說清楚點，“二五八”怎麼的啦？

玉潔：你們修的“二五八”可倒好，剛出庫汽室就漏啦，沒辦法，又入庫啦。

馬師傅：這是真的呀，你不是胡弄我？

玉潔：我還好拿工作鬧着玩嗎！

馬師傅：（抓起帽子）那你快去叫小胡來。

玉潔：好吧。（欲下。）

馬師傅：哎，玉潔！還有我們那組的人你都告訴一聲，叫他們趕快到工廠去。

玉潔：嗯！（下。）

馬師傅：（着急地）怎麼汽室還能漏呢？咳！真是丟人現眼！（到處翻）我那個卡尺呢？

馬大嬸：你忘啦？那天你不是借給小王了嗎？

馬師傅：咳，我真糊塗啦！（欲走。）

馬大嬸：你等一會兒。（進裏屋拿饅頭上）給你拿着吧，晚上餓。

馬師傅：餓不死，不要。

（胡振武穿着一身新衣服上。）

胡振武：玉潔，玉潔！馬師傅，玉潔沒回來嗎？

馬師傅：玉潔找你去啦。

胡振武：找我去啦？（又高興又着急地）咳，真糟，弄兩岔去啦！

（欲下。）